雜寶藏經卷第三　　　　鷰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　譯

兄弟二人俱出家緣

往昔之世有兄弟二人心樂佛法出家學道其兄精懃集衆善法修阿練行未久之須得羅漢道其弟聰明學問博識誦三藏經後為輔相請作門師多與財錢委使營造僧房塔寺時三藏法師受其財物將人經地為造塔寺基剎端嚴堂宇榮麗制作之意妙絕工巧輔相見已倍生信敬供養供給僑事無受三歲比丘見其心好即作是念寺廟說成俱須衆僧安置寺上當語輔相使請我兄作是念已語輔相言我有一兄在於彼處捨家入道懃心精進修阿練行禮越今可請著寺上輔相答言師所約勅但是比丘不敢違逆況復師兄是阿練也即便遣人慇懃往請既來到已輔相見其精懃用行倍加供養其後輔相以一妙疊價直千万以與於彼阿練比丘阿練比丘不肯受之慇懃強與然後乃受而作是念我弟營事當須財物即以與之輔相後時以一嚴[illegible]

比[illegible]阿練[illegible]三不肯受之慇懃強與
然後乃受而作是念我弟營事當須
財物即以與之輔相後時以一㲲
用與三藏三藏得已深生瞋恚又於
後日輔相更以一張妙㲲直千万錢
與兄阿練其兄既得復以與弟其弟
見已倍懷嫉妬即持此㲲徃至輔相
愛敬女所而語之言汝父輔相先看
我厚今彼比丘至止已來不知以何
幻惑汝父今於我薄與汝此㲲汝可
持向輔相之前縫以為衣若其問者
汝可荅言父所愛重阿練若者捉以
與我輔相必定瞋不共語女語三藏
言我父今厚敬彼比丘如愛眼精亦
如明珠云何卒當而到謗毀三藏復
言汝若不尒與汝永斷女人又荅何
故太卒當更方宜情不能已便受此
㲲於其父前裁以為衣尒時輔相見
㲲即識而作念言彼比丘者甚大惡
人得我之㲲不自供給乃以誑惑小
兒婦女於是後日阿練若來不復出
迎顏色變異時此比丘見輔相念心
自思惟必有異人毀謗於我使彼今
爾即昇空中作十八變輔相見已衆
懷敬服即與其婦礼足懺悔恭敬情
濃倍於常日即驅三藏及其已女恚

自思惟必有異人罡謗於我使彼作
尊即昇空中作十八變輔相見已累
懷敬服即與其婦礼足懺悔恭敬情
濃倍於常日即驅三藏及其已女恚
令出國佛言尒時三藏我身是以謗
他故於無量劫受大苦惱乃至今日
爲㣧他利之所毀謗尒時此女由謗
聖故現被驗出窮困乞活是以世人
於一切事應當明察莫輕誹謗用招
咎罪

仇伽離謗舍利弗緣

昔有尊者舍利弗目連遊諸聚落到
瓦師所值天大雨即於中宿會值陶
中先時有一牧牛之女在後深處而
聲聞人不入定時无異凡夫故不知
見彼牧牛女見舍利弗目連其容端
政心中感著便失不淨尊者舍利弗
目連從瓦窟出仇伽離善於形相觀
人顏色知作欲相不作欲相見牧牛
女在後而出其女顏色有欲相不
知彼女自生感著而失不淨即便謗
言尊者舍利弗目連婬牧牛女向諸
比丘廣說是事時諸比丘即便三諫
莫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時仇伽離心
生瞋嫉倍更忿盛有一長者名曰婆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爲說法要得阿
那含命終生梵天上知彌名爲婆伽

生瞋嫉倍更忿盛有一長者名曰婆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説法要得阿
那含命終生梵天上即稱名為婆伽
梵時婆伽梵遥於天上知仇伽離謗
尊者舍利弗目連即便来下至仇伽
離房中仇伽離問言汝是阿誰荅言
我是婆伽梵為何事来梵言我以天
耳聞汝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汝莫説
尊者等有如此事如是三諌之不
止返作是言汝婆伽梵言得阿那含
阿那含者名為不還何以来至我邊
若如是者佛語亦虚梵言不還者謂
不還欲界受生時仇伽離於其身上
即生惡瘡從頭至足大小如豆往至
佛所而白佛言云何舍利弗目連嫌
牧牛女佛復諌言汝莫説是舍利弗目連
是事聞佛此語倍生瞋恚時惡疱瘡轉
大如棗第二又以此事而白於佛佛
復諌言莫説此事疱瘡轉大如拳第
三不止其疱轉大如瓠身體壯熱入
冷池中能令冰池盡大沸熱疱瘡盡
潰即時命終墮摩訶優波地獄尒時
比丘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縁尊者舍
利弗目連等為他重謗佛言過去劫
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辟支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説法要得阿
那含命終生梵天上即稱名為婆伽

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辟支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說法要得阿
那含命終生梵天上即稱名為婆伽
梵時婆伽梵遥於天上知仇伽離謗
尊者舍利弗目連即便來下至仇伽
離房中仇伽離問言汝是阿誰荅言
我是婆伽梵為何事來梵言我以天
耳聞汝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汝莫說
尊者等有如此事如是三諫諫之不
止返作是言汝婆伽梵言得阿那含
阿那含者名為不還何以來至我邊
若如是者佛語亦虛梵言不還者謂
不還欲界受生時仇伽離於其身上
即生惡瘡從頭至足大小如豆往至
佛所而白佛言云何舍利弗目連婬
牧牛女佛復諫言汝莫說是舍利弗目連
是事聞佛此語倍生瞋恚時惡疱瘡轉
大如㮈第二又以此事而白於佛佛
復諫言莫說此事疱瘡轉大如拳第
三不止其疱轉大如瓠身體壯熱入
冷池中能令水池甚大沸熱疱瘡盡
潰即時命終墮摩訶優波地獄尒時
比丘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尊者舍
利弗目連等為他重謗佛言過去劫
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辟支
佛坐瓦師陶中亦有牧牛女從後而

時舍利弗目揵連等曾為凡夫見辟支
佛坐瓦師陶中亦有牧牛女從後而
出即便謗言彼比丘者必與此女共
為姦通由是業緣墮三惡道中受无量
苦今雖得聖先緣不盡猶被誹謗當
知聲聞人不能為衆生作大善知識
所以者何若舍利弗目連為仇伽離
現少神足仇伽離必免地獄不為現
故使仇伽離墮於地獄如此之事佛
作是說是菩薩人如鳩留孫佛時有
一仙人名曰定光共五百仙人在於
山林中草窟裏住時有婦人偶行在
此值天降雨風寒懷極無避雨處即
向定光仙所寄宿一夜明日出去諸
仙人見之即便謗言此定光仙必共
彼女行不淨行尒時定光知彼心念
恐其誹謗墮於地獄即昇虛空高七
多羅樹作十八變諸仙人見已而作
是言身能離地四指無有婬欲何況
定光昇虛空中有大神變而有欲事
我等云何於清淨人而起誹謗時五
百仙即五體投地曲躬懺悔緣是之
故得勉重罪當知菩薩有大方便真
是衆生善知識佛言尒時定光仙人
者今弥勒是也尒時五百仙人者今
長老等五百比丘是也
[illegible]

是衆生善知識佛言尒時定光仙人
者今弥勒是也尒時五百仙人者今
長老等五百比丘是也

龍王偈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至佛所惡口
罵詈阿難聞已極生瞋恚駈提婆達
多令出去而語之曰汝若更来我能
使汝得大苦惱諸比丘見已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来常於提婆達多生慈
悲心而提婆達多於如来所恒懷惡
心阿難瞋恚即駈使去佛言非但今
日於過去世亦曾如此昔於迦尸國
時有龍王兄弟二人一名大達二名
優婆大達恒雨甘雨使其國內草木滋
長五穀成熟畜生飲水皆得肥壯牛
羊蕃息時彼國王多煞牛羊至於龍
所而祠於龍龍即現身而語王言我
既不食何用煞生而祠我為數語不
改兄弟相將遂避此處更到一小龍
住處名乇度脾乇度脾龍晝夜瞋恚
惡口罵詈大達語言汝莫瞋恚比尒
還去優婆大達極大忿怒而語之言
誰汝小龍常食蝦蟇我若吐氣吹汝
眷屬皆使消滅大達語弟莫作瞋恚
我等今當還向本處迦尸王國渴仰
我等迦尸國王作是言曰二龍若来

眷屬皆使消滅大達語弟莫作瞋恚
我等今當還向本處迦尸王國渴仰
我等迦尸國王作是言曰二龍若来
隨其所須以乳酪祀更不煞生龍王
聞已即還本處於是大達而作是偈言

盡共合和至心聽　極善清淨心數法
菩薩本緣所說事　今佛顯現故昔偈
天中之天三佛陁　如来在世諸比丘
更出惡言相謗毀　大悲見聞如此言
集比丘僧作是說　諸比丘依我出家
非法之事不應作　汝等各各作麁語
更相誹謗自毀害　汝不聞知求菩提
修集慈忍難苦行　汝等若欲依佛法
應當奉行六和敬　智者善聽學佛道
為欲利益安衆生　普於一切不惱害
修行若聞應遠惡　出家之人起忿諍
猶如冰水出於火　我於過去作龍王
兄弟有二同處住　若欲隨順出家法
應斷瞋諍合道行　第一兄名為大達
第二者名優婆達　俱不煞生持淨戒
有大威德獸龍形　恒向善趣求作人
若見沙門婆羅門　修持淨戒又多聞
變形供養常親近　八日十四十五日
受持八戒檢心意　捨己住處詣他方
有龍名曰乞度脾　見我二龍大威德
知己不如生嫉恚　恒以惡口而罵詈

受持八戒檢心意　捨已往處詣他方
有龍名曰七度脾　見我二龍大威德
知已不如生嫉恚　恒以惡口而罵詈
膖領腫口氣麁言　瞋怒心盛身脹大
出是惡聲而謗言　幻惑諂僞見侵逼
聞此下賤惡龍罵　優波大達極瞋恚
請求其兄大達言　以此惡語而見毀
恒食蝦蟇水際住　如此賤物敢見罵
若在水中惱水性　若在陸地惱害人
聞惡欲忍難可堪　今當除滅身眷屬
一切皆毀還本處　大力龍王聞弟言
所說妙偈智者讚　若於一宿住止處
少得供給而安眠　不應於彼生惡心
知恩報恩聖所讚　若息樹下少蔭涼
不毀枝葉及花菓　若於親厚少作惡
是人終始不見樂　一飡之惠以惡報
是不知恩行惡人　善菓不生復消滅
如林被燒而燋死　後還生長復如故
背恩之人善不生　若養惡人百種護
終不忘恩必報恩　譬如仙人為依住
垂手即死仙養活　長大狂逸殺仙人
樹木屋宇盡蹹壞　惡人背恩亦如是
心意輕躁不暫停　譬如洄澓中有樹
不修親友無返復　如欲白疊甄材染
若欲報怨應加善　不應以惡而毀害
智者報怨皆以慈　擔負天地及山海

不修親友無返復　如以白疊甄材染

若欲報怨應加善　不應以惡而毀害
智者報怨皆以慈　擔負天地及山海
此語乃輕背恩重　一切衆生平等慈
是為第一最勝樂　如度河津安隱過
慈等二樂亦如是　不害親友是快樂
滅除憍慢亦是樂　由無得行外憍逸
實無有知生憍慢　好與強諍親惡友
名稱損減得惡聲　孤小老者及病人
新失富貴羸劣者　貧窮無財失國主
單己苦厄無所依　於上種種困厄者
不生憐愍不名仁　若至他國無眷屬
得衆惡罵忍為快　能遮衆惡說諍鬼
寧在他國人不諍　不在己邦衆所輕
若於異國得供敬　皆來親附不瞋諍
即是己國親眷屬　世間富貴樂甚少
衰滅苦惱甚衆多　若見衆生皆退失
制不由己默然樂　怨敵力勝自羸弱
親友既少無所怙　自察如是默然樂
非法人所貪且慳　不信無慙不受言
於彼惡所默然樂　瞋恚甚多殘害惡
好加苦毒於衆生　如此人邊默然樂
不信強梁喜自高　得逆諂偽詐幻惑
於如此人默然樂　破戒因惡無慮忌
恒作非法無信行　於此人所默然樂
妄語無愧好兩舌　邪見惡口或綺語

於如此人默然樂　破戒因惡無慮忍
恒作非法無信行　於此人所默然樂
妄語無愧好兩舌　邪見惡口或綺語
數旡自高深計我　極大性貪像嫉妬
於此人所默然樂　若於他處不知已
亦無識別種性行　不應自高生憍慢
至餘國界而停住　衣食仰人不自在
若得毀罵皆應忍　他界寄住仰衣食
若為善業欲快樂　亦應如上生忍辱
若住他界仰衣食　乃至下賤來輕已
諸是智者宜忍受　在他界住惡知友
愚小同處下賤人　智者自隱如覆火
猶如熾火猛風吹　炎著林野皆焚燒
瞋恚如火燒自他　此名極惡之毀害
瞋恚欲心智者除　若修慈等瞋漸滅
未智共住輙親善　恒近惡者是癡人
不察其過輙棄捨　作如上事非智者
若無愚小智不顯　如鳥折翅不能飛
智者無愚亦如是　以多愚小及無智
不能覺了智有力　以是義故諸賢哲
博識多聞得樂住　智者得利心不高
失利不下無愚癡　所解義理稱實說
諸有所言為遮惡　安樂利益故宜辯
為人必解說是語　智者聞事不平行
思惟籌量於其實　明了其理而後行
是名自利亦利他　智者終不為身命

為人必解說是語　智者聞事不平行
思惟籌量於其實　明了其理而後行
是名自利亦利他　智者終不為身命
造作惡業無理事　不以苦樂違正法
終不為已捨正行　智者不慳無嫉恚
亦不嚴惡無愚癡　危害垂至不恐怖
終不為利諂媚人　亦不威猛不怯弱
又不下劣正處中　如此諸事智者相
威猛生嫌怖他輕　去其兩邊處中行
或時默然如瘂者　或時言教如王者
或時作寒猶如雪　或時現熱如熾火
或現高大如須弥　或時現卑如卧草
或時顯現猛如王　或時寂滅如解脫
或時能忍飢渴苦　或時堪忍苦樂事
於諸財寶如糞穢　自在能調諸瞋恚
或時安樂縱伎樂　或時恐怖猶如鹿
或時威猛如虎狼　觀時非時力無力
能觀冨貴及衰滅　忍不可忍是真忍
忍者應忍是常忍　於羸弱者亦應忍
冨貴强盛常謙忍　不可忍忍是名忍
嫌恨者所不嫌恨　於瞋人中常心淨
見人為惡自不作　忍勝己者名怖忍
忍等己者畏鬪諍　忍下劣者名盛忍
惡罵誹謗愚不忍　如似雨石著眼中
能受惡罵重誹謗　智者能忍花雨烏
著於惡罵重誹謗　明知能忍於慧眼

惡罵誹謗愚不忍　如似雨石者眼中
能受惡罵重誹謗　智者能忍花雨爲
若於惡罵重誹謗　明知能忍於慧眼
猶如降雨於大石　石無損壞不消滅
惡言善語苦樂事　智者能忍亦如石
若以實事見罵辱　此乃實語不足瞋
若以虛事而罵辱　彼自欺誑如狂言
智者解了俱不瞋　若爲財寶及諸利
忍受苦樂惡罵謗　若能不爲財寶利
設得百千諸珍寶　猶應速疾離惡人
樹枝被斫不應拔　人心已離不可親
須從異道遠避去　可親友者滿世間
先歎後慢而輕毀　亦無恭敬不讚歎
如似白鵠輕飛去　智者遠愚速應離
如狗鬪諍懷諂曲　喜見他過作兩舌
妄言惡口亦綺語　輕賤毀辱諸衆生
更出麤言入心髓　不護身業口與意
智者遠離至他方　嫉妬惡人無善心
見他利樂及名稱　心生熱惱大苦毒
言語善濡意極惡　唯智能遠至他方
人樂惡欲貪利養　諂曲要取無慚愧
內不清淨外亦然　智者速遠至他方
若人無有恭敬心　憍慢所懷無教法
自謂智者實愚癡　慧者遠離至他方
此處飲食得臥具　并諸衣被憑活路
應當擁護念其恩　猶如慈母救一子

若人無有恭恪心　憍慢無慚無教法
自謂智者實愚癡　惡者遠離至他方
此處飲食得臥具　并諸衣被還活路
應當擁護念其恩　猶如慈母救一子
愛能生長一切苦　先當斷愛而離瞋
惡能將人至惡趣　自高憍慢亦應捨
富貴親友貧賤離　如此之友當速遠
若為一家捨一人　若為一村捨一家
若為一國捨一村　若為己身捨天下
若為正法捨己身　若為一指捨現財
若為身命捨四支　若為正法捨一切
正法如蓋能遮雨　修行法者法擁護
行法力故斷惡趣　如春感熱得蔭涼
修行法者亦復然　與諸賢智趣向俱
多得財利不為喜　若失重寶不為憂
不常懃苦求乞索　是名堅實大丈夫
施他財寶生歡喜　世間過惡速捨離
安立己身深於海　是名雄健勝丈夫
若解義理衆事巧　為人柔濡共行樂
諸人數說善丈夫　優波大達作是言
我令於兄倍信敬　假使遭苦極困厄
終不復作諸惡事　若死若活得財產
及失財產不造惡　兄今當知我奉事
願以持戒而取死　不以犯戒而取生
何故應當為一生　所可放逸作惡行
生死之中莫放逸　我於生死作不善
遭值惡友造非法　得遇善友以斷除

何故應當爲一生　而可放逸作惡行
生死之中莫放逸　我於生死作不善
遇值惡友造非法　得遇善友以斷除
佛入宿命知了說　告諸比丘是本偈
尒時大達是我身　優波大達是阿難
當知尒時七度脾　即是提婆達多身
比丘當知作是學　是名集法總攝說
宜應慎行應恭敬　諸比丘僧修是法

提婆達多毀傷佛因緣

佛在王舍城告提婆達多言汝莫於如來生過患心自取減損得不安事自受其苦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於如來所常生惡心世尊長夜慈心憐愍柔濡共語佛言不但今日乃往過去迦尸之國波羅㮈城有大龍王名爲瞻蔔常降時雨使穀成熟十四日十五日時化作人形受持五戒布施聽法時南天竺國有呪師来堅精結呪取瞻蔔龍王時天神語迦尸王言有呪師將瞻蔔龍王去迦尸國王即出軍衆而往逐之彼婆羅門便取結呪使王軍衆都不能動王大出錢財贖取龍王婆羅門第二更来呪取龍王諸龍眷屬興雲降雨雷電礔礰欲煞婆羅門龍王慈心語諸龍衆莫害彼善好慰喻彼還去第三復

呪取龍王諸龍眷屬興雲降雨雷電
礔礰欲煞婆羅門龍王慈心語諸龍
衆莫害彼善好慰喻彼還去第三復
來時諸龍等即欲煞之龍王遮護不
聽令煞即放使去尒時龍王今我身
是也尒時呪師者提婆達多是也我
為龍時尚能慈心數數救濟況於今
日而當不慈

共命鳥緣

佛在王舍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提
婆達多是如來弟云何常欲怨害於
佛佛言不但今日昔雪山中有鳥名
為共命一身二頭一頭常食美菓欲
使身得安隱一頭便生嫉妬之心而
作是言彼常云何食好美菓我不曾
得即取毒菓食之使二頭俱死欲知
尒時食甘菓者我身是也尒時食毒
菓者提婆達是昔時與我共有一身
猶生惡心今作我弟子亦復如是

白鵝王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推山壓佛放
護財為欲蹹於佛惡名流布提婆達
多於衆人前向佛懺悔嗚如來足無
衆人時於比丘中惡口罵佛諸人皆
言提婆達多向佛懺悔心極調順無
故得此惡名流布諸比丘言希有世

衆人時於比丘中惡口罵佛諸人皆
言提婆達多向佛懺悔心極調順無
故得此惡名流布諸比丘言希有世
尊提婆達多甚能諂偽於衆人前調
順向佛於屏處時惡心罵佛佛言不
但今日乃往過去時有蓮花池多有
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
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
庠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詐

鸛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
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詐終不親善汝
欲知尒時鵝王即我身是也尒時鸛
雀提婆達是

大龜因縁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心常懐惡欲
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
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
成拘物頭華分陁利華波頭摩華優
鉢羅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
怖畏即放弓箭礼佛懺悔在一面坐
佛為說法皆得須陁洹道復白佛言
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来比丘
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
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

頭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来比丘
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
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
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
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於過去時波
羅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
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迴澓處
過水羅剎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
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
日月諸神誰能慈愍濟我厄也有一
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来向船所
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
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商人言
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
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得飢急誰問尒
恩輙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
大群象蹋殺衆人尒時大龜我身是
也尒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五百
商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學得道者
是我於往昔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
死之患

二韓栢誵嫓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
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
婆羅門来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
達多於婆羅門所即合毒藥以散佛

欲得煞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
婆羅門来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
達多於婆羅門所即合毒藥以散佛
上風吹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僻
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
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
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来於提婆達
多常生慈悲無惡心者提婆達多毒
自當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
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
如来所如来云何猶故活之佛言非
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尒時問佛
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
世迦尸國中有波羅㮈城有二輔相
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
惡意恒作惡事好為讒孏而語王言
斯那欲作逆事王即収閉諸天善神
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
過罪云何拘繫諸龍尒時亦作是語
舉國人民亦作是語王便放之第二
惡意劫王庫藏著斯那舍亦不信而
謗之言汝憎疾於彼横作此事王言
捉與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斬之斯那
即發善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
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
惡迦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即發善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
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
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與彼國國主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
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
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
来之物不得自看遠来菓食不得即
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来見
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諫王不
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
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
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
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
王眼平復如故尒時王者舍利弗是
也尒時斯那我身是也尒時惡意提
婆達多是

山鷄王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往至佛所而
作是言如来今者可閑靜住以此大
衆付囑於我佛言食唾癡人我尚不
以諸大衆等付囑舍利弗目揵連云
何乃當付囑於汝提婆達多瞋罵而
去諸比丘言世尊提婆達多欲作種
種苦惱於佛又多方便欺誑如来佛
言不但今日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
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

種苦惱於佛又多方便欺誑如来佛
言不但今日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
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
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
邑聚落莫為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
諸怨疾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
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
行徑視而語鷄言我為汝婦汝為我
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
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尒時鷄者我身是也尒時猫者提婆
達是昔於過去欲謗誑我今日亦復
欲謗誑我

吉利鳥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提婆達多作是念
言佛有五百青衣鬼神恒常侍佛有
十力百千那羅延所不能及我今不
能得害當還奉事觀其要脉而傷害
之乃可得煞便於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大衆之中向佛懺悔而作
是念受我懺悔得作方便不受我悔
足使如来惡名流布便白佛言世尊
受我懺悔我欲於彼閑靜之處自修
其志佛言法無諂誑諸諂誑者無有

足使如来悪名流布便白佛言世尊受我懺悔我欲於彼閑静之處自修其志佛言法無諂誑諸諂誑者無有法也外道六師皆言提婆達多好向佛懺悔佛不受懺悔諸比丘言提婆達多諂曲向佛佛言非但今日過去久遠波羅㮈國有王名梵摩達作制斷煞時有獦師著仙人衣服煞諸鹿鳥人無知者有吉利鳥語諸人言此大悪人雖著仙人衣實是獦師常行煞害而人不知衆人皆信吉利鳥實如其言尒時吉利鳥者我身是也尒時獦師者提婆達是尒時王者舎利弗是也

老仙縁

佛在王舎城尒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飰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言阿闍世王日為提婆達多送五百釜飰佛言比丘莫羡提婆達多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枯　蘆竹葦亦然　駏驉懐任死
騾驢亦復然　累貪利養害　智者所嗤笑

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言提婆達多非但今日為利養所害誹謗於我過去亦尒比丘問佛言過去之事其義云何佛言往昔波羅㮈國仙山之中有

但今日為利養所害誹謗於我過去

亦尒比丘問佛言過去之事其義云
何佛言往昔波羅㮈國仙山之中有
二仙人其一老者獲五神通其一壯
者竟無所得時老仙人即以神力往
欝單越取成熟粳米而來共食之復
至閻浮樹取閻浮菓亦來共食到忉
利天取天須陁味來共食之少仙人
見是已心生悕仰白老者言願教授
我修五神通老仙人言若有好心得
五神通必有利益若無好心反為惡
害猶懃啓請唯願教我時老仙人便
教五通尋即獲得既得五神通於衆
人前現種種神足於是已後大得名
稱利養乃於老者生疾妬心處處誹
謗即退失神足諸人聞已作是言曰
老仙人者宿舊有德是壯仙人横生
誹謗便皆瞋之城門下遮不聽使入
便失利養欲知尒時老仙人者我身
是也尒時壯仙人者提婆達多是也

二估客因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等用佛語
者皆得涅槃天人之道用提婆達語
者悉墮地獄受大苦惱佛言非但今
日奉我教者得大利益用提婆達語
獲於大苦往昔亦尒過去之世有二

者悉墮地獄受大苦惱佛言非但今
日奉我教者得大利益用提婆達語
獲於大苦往昔亦尒過去之世有二
賈客俱將五百商人到曠野中有夜
叉鬼化作年少著好衣服頭戴花鬘
彈琴而行語賈客言不疲極也戴是
水草言何用為近在前頭有好水草
從我去來當示汝道一賈客主尋用
其言我等今棄所載水草便輕行
在前而去一賈客言我等今者不見
水草慎莫擲棄前棄水草者渴旱
死盡不棄之者達到所在尒時不棄
水草者我身是棄水草者提婆達多
是也

八天次第問法緣

昔佛在世於夜分中忽有八天次第
而來至世尊所其初來者容貌端政
光照一里有十天女以為眷屬來詣
佛所至心頂礼却在一面佛告天曰
汝以修福得受天身五欲自娛快獲
安樂於時此天即白佛言世尊我雖
生處天上心常憂苦所以者何以我
先身修行之時於父母師長沙門婆
羅門雖為忠孝心生恭敬然於其所
不能慇懃恭敬礼拜迎來送去以是
業緣果報賓少不如餘天以不如故

羅門雖為忠孝心生恭敬然於其所
不能慇懃恭敬礼拜迎来送去以是
業緣果報實少不如餘天以不如故
自責修行不能滿足復有一天容貌
身光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
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生
天上快得安樂天白佛言世尊我雖
生處天上亦常憂苦所以者何以我
前世修行之時雖於父母師長所沙
門婆羅門生忠孝心恭敬礼拜然而
不能為施牀坐氍毹敷具以是業緣
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自責
修因不能滿足復有一天形貌光明
及以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頭面
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受天身
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處天宮
常懷憂惱所以者何以我前身雖修
善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中孝恭
敬礼拜為施牀敷然於其所不能廣
設餚饍飲食以用供養以是業緣今
得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心自悔
責修因不具是故憂惱復有一天容
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
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
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
天必常憂惱所以者何以我過去雖

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
受天身使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
天心常憂惱所以者何以我過去雖
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忠孝恭敬
礼拜為施敷具及以飲食然不聽法
以是因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
如故常自剋責修因不滿是故憂惱
次復一天身色光明及其眷屬十倍
勝前来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
佛告天曰汝受天身使得安樂天白
佛言我雖生天心常憂惱所以者何
以我前世雖復於君父母師長沙門
婆羅門能忠孝恭敬礼拜敷具飲食
而聽於法而不解義以不解故今獲
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心常悔責
修因不滿是故憂惱次有一天身色
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
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受
天身使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處
天堂心常憂惱所以者何以我前世
修行之時雖能於君父母師長沙門
婆羅門忠孝恭敬礼拜敷具飲食聽
法解義然復不能如說修行以是業
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深
自悔責修因不滿是故憂惱次有一
天容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

© Eastman Kodak Company, 1997
KODAK Gray Scale